元好問集/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四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五

► 卷三十六

卷三十五

記

威德院功德記

并州，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，眎他郡為尤多。宣政之季，廢于兵者凡十之七。曾不百年，瓦礫之場金碧相望，初若未嘗毀者，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。

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，治平二年賜名。國朝皇統初，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。寺之廢久矣，柱礎之外無復餘物，真稍葺堂屋以居。大定中，真之徒明己嗣院事，頗以寺基迫隘為嫌。行視寺後平崖，其上可剗治，乃乞地於韓順家而得之。凡役工五千有奇，而寺加廣實倡於韓厚，而僧因為之勤也。己初刻《華嚴經》本數年，迨是而成，因大作水陸，以新經千部施，且燒二指，為供誠意，堅苦為人感動。韓厚者與其屬更為起東西堂，繪像備焉。寺外直汾流為木石橋，以便往來。然後寺事成。己為予言如此，且強予記之。

玘今老矣，予嘗見其持律嚴、入理深，護念所業，如捍頭目，蓋人有不可及者，每竊歎焉。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，其間才廢而旋興，稍微而更熾者，豈無由而然？天下凡幾寺，寺凡幾僧，以鄉觀鄉，未必皆超然可以為人天師也。唯其生死一節，強不可奪，小

大一志，牢不可破，故無幽而不窮，無高而不登，無堅而不攻。雖時有齟齬，要其終，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堤防，一放而莫之御也。道則異術也，教則異習也，梯空接虛，入神出天，與吾姬孔氏至列為三家。儒衣冠之子孫，有奔走而從之者，況乎誘庸俗而役之，以為區區之塔廟，豈不謦咳顰呻之頃而得之？噫！使吾聖人之門，有若信、若果、若因、若己者，旦旦如是，世世又如是，就不能推明大道，卓如日月之明，至於一畝之宮，亦何遽有鞠為園蔬之歎乎？吾于是乎有感。

竹林禪院記

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。其初為佛屋，居人以修香火之供。既廢矣，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忌稍完葺之，以龍門僧廣居焉。廣，解梁人，自言白雲杲之徒。居而安之，即以興造自任。興定中，請於縣官，得今名，乃為殿、為堂、為門、為齋廚、為庫廄，凡三年而寺事備。南原當大川之陰，壤地衍沃，分流交貫，嘉木高蔭，良穀美稷，號稱河南韋杜。而寺居其上遊，東望女几，地位尊大，居然有岳鎮之舊。偃<上麻下足>劫立，莫可梯接。仙人諸峰，顏行而前，如進而侍，如退而聽，如敬而慕，如畏而服，重岡復嶺，絡脈下屬。至白馬則千仞突起，朗出天外，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。金門烏啄，奔走來會，小山纍纍，如祖龍之石，隨鞭而東。雲烟杳靄，濃淡覆露，朝窗夕扉，萬景岔入，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，蓋嘗嘆焉！

佛法之入中國，至梁而后大，至唐而后固。寺無定區，僧無限員，四方萬里，根結磐玄，地窮天下之選，寺當民居之半，而其傳特未空也。予行天下多矣，自承平時，通都大州若民居、若官寺，初未有閎麗偉絕之觀。至于公宮侯第，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，校之傳記所傳，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。南渡以來，尤以營建為重，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戶細民之間。佛之徒則不然，以為佛功德海大矣，非盡大地為塔廟，則不足以報稱，故誕幻之所駭，堅苦之所動，冥報之所懾，後福之所徼，意有所向，群起而赴之。富者以貲，工者以巧，壯者以力，咄嗟顧盼，化草萊為金碧，撞鍾擊鼓，列坐而食，見於百家之聚者乃如此。其說曰：「以力言者，佛為大，國次之。」吁，可諒哉！

正大庚辰，予閒居空上，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。仲寧為予言：「廣業而專心通，且喜從吾屬遊，其進也有足與之者。」因為記其事，並著予之所以感。

四月望日，前內鄉縣令元某記。

少林藥局記

少林英禪師為余言：「昔青州辨公初開堂仰山，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眾。其後，得知醫者新公，度為僧，俾主藥局，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，恐以利心而妨道業。新歿，繼以其子能。二十年間，齋廚仰給，而病者亦安之。故百年以來，諸禪剎之有藥局，自青州始。興定末，東林隆住少林，檀施有以白金為百年齋者，自寇彥溫而下百家，圖為悠久計，乃復用青州故事，取世所必用、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為藥，使病者自擇焉。僧德、僧浹靖深而周密，又廉於財，眾請主之。故少林之有藥局，自東林隆始。局事之備，迨予三年矣。子幸以文記之。」

予以為醫難事也，自岐、黃、盧、扁之書而下，其說累數十萬言，皆典雅淵奧，本於大道之說，究乎死生之際。儒者不暇讀，庸人不解讀，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，至終其身有不免為粗工者，其可為難矣！佛之徒方以禪定為習，於世間法皆以為害道而不敢為，間有言醫者，特儒者之談禪爾。有能了知味因，斷除病本，如子之書所為大醫王者乎？謂之專，則不可也。勞則辭，久則厭，不合則離，泛然而來，悠然而往。其視粥魚齋鼓，如傳舍中物而不留，顧其肯老歲月於參術間乎？謂之恒，則亦不可也。不恒不專，取未必甚解，而付之司命之事，病者何賴焉？故廉者取之，付一而有餘，治藥不得不良，十愈一人，千愈百人，蓋猶有所望也。貪者為之，乾沒而不定治，藥不必皆良，夸床而當蘼蕪，薺苨而亂人參，昌陽而進豨苓，飛廉而用馬薊。佐使之異用，畏惡之相攻，其禍可勝言哉！古語有之：「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，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。」兵有形，有形則易見，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。藥之性難窮，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。可不懼哉？

今子則不然，若德、若浹之實與廉，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，子固得所使矣。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，炮炙、生熟無不極其性，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。雖然，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，人將曰：「藥局之壞，自某人始」，未必不以予為知言也。故備述之，使來者監觀焉。

壽聖禪寺功德記

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。今年夏，予來燕城，知師主壽聖也，將往過之。師遣侍者致參承云：「三四年以來，常欲走書幣太原，有請于吾子。幸今至矣，稅駕於我可乎？」予欣然從之。他日問所求，師曰：「無他，惟丐文以記寺事耳。」請具道所以然。

「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。崇孝在大定、明昌間堂宇百楹，食指以千記。義學諸師，迭主講席。神州天府非無聞刹，擬量人境，或自視缺然。自遭離兵變，城邑廢毀，仙佛所廬，僅有存者。崇孝佛位，掃地而盡，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。荊棘瓦礫，蛇鼯來舍，如是十數年無留盼者。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，篤於奉佛，憫福地之久廢也，願為興起之。且其伯男子有慶，孩幼喪明，誓徒佛陀以為歸宿。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，合報心寺提點僧潤，共為營度。潤資性堅忍，有立事之望。初起大殿，築室其旁，以為釋子棲息之地，此寺之初基也。歲丙午，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，倪不敏，灑掃於此者十寒暑矣。今廊廡齋廚，下迨庫廄，粗有處所，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舍、潤之力讚者為多。初，慶事廖休大士聰，聰為授記，有『根塵有礙，僧寶可依，挽回佛日，暗室生輝』之語。以倪觀之，豈廖休以鄭哀其子之廢，不暇他及，願力雖堅，法施未溥，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！所以者何？我以大堅固力，起妙莊嚴聚，化朽壤而金碧，奮蟄戶而軿飛，煥若神明，頓還舊觀。於我法中，塔廟所在，即為有佛，望之而塵勞破，即之而智慧生，耳目見聞，方有是理。夫劫濁諸生，積為黑暗，叢林之所障蔽，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，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為究竟哉？況乎天雲借潤，展庭三請，昔而崇孝，今別為壽聖矣。鳳諾錫之美稱，龍光廓其遍照。上資神壇之護，中寓華封之祝。金輪四照，與天無極。豈惟佛子之所讚歎，乃至齋鼓粥魚，亦皆以一音演說，固可以著金石、垂永久。時節因緣，繄吾子是待。幸有以贊就之。」

予捧手曰：「有是哉！興建本末，當如師所請。若佛法，則師當為予說，而予不當為師說。異時有大居士，文章翰墨如竹溪黨公者出，必能以《華嚴偈》重宣此義云。」

師道行清實，臨事詳雅，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。聞萬松道價，裹糧千里，以巾侍自誓。松一見，即以座元處之。承事十五年，備極勞苦，他人無與比者。出世住萬壽，荒廢以久，無幾何為之一新之，戒大會雖出於國力，所以成勝緣者，師有力焉。

年月日，元某記。

興福禪院功德記

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。其初，檀越郜智進買地於蔣整家，築佛屋其上，請少室清涼僧淨文居之。正大中，以恩例得今名，自是土木有加焉。予居崧前，往來清涼，如吾家別業。自第一代琇公而下，若草堂、德山主通、西溪相與相之徒顯、靖、雋諸人，

皆有道行可紀，故嘗稱述之。

予赴召京師，通與顯偕智進來謁文，以記此寺經度之始，予諾之。然以趣裝未暇也。是後得官東南，迄開興之兵，不三四年，諸師皆已下世，至於興福之事，則未嘗不往來於心也。

丁酉之秋，見淨文于山陽。蓋自河南，歷大名、東平，訪予而及之，謂予言：「喪亂後，兩寺幸存，千里之來，尚欲成諸師之志，以無忘郜氏耳。」

予欣焉為記之，且告之曰：「清涼在兩山間，初無所知名，特以名德所在，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，至今為崧前名刹。境用人勝，真不虛語。今興福與予俱脫兵劫，予文雖不足傳，乃得之十五年之後，而二千里之遠，以子之書言之，似不偶然者。子勉之！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，不及向上諸人，而興福之壯且麗，不為清涼之殷然乎？子勉之！」

九月晦日，河東元某記。

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

皇帝新即大位，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，思所以侈光寵、廣睿澤，以祈天永命者，乃詣闕拜章，請以鄒郡武川之清安寺為僧眾祝嚴之所。事聞，制書賜可，且命蠲復以優之。

先是，公之娣婿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，得釋氏繪像二十餘幅於宛丘相好，備具有顧、陸之妙。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，公亦嘗瞻禮焉。顧謂郭言：「國恩天大，物無以稱，惟有歸命佛乘，仰求慈蔭。異時當特建精舍，承事此像，以致臣子區區之情，亦以伸昊天罔極之報。」歲丙申秋，偕大覺長老僧志奧，歷武川之安都，郭侯時在行中，申理前說。安都實公別墅，旁近二三里所，有寺曰正覺，頹弊已久，無從補葺，且岡阜散走，將非安集之地。西北數百舉武，三松在焉。陽崦回合，麵勢平遠，泉流交貫，林木蔽映，層巒復嶺，奔走來赴，萬象森然，與意匠俱會，一顧盼之頃，而天趣頓新。公欣然樂之，營建之意遂定。

以郭侯之發其端也，就命董其役。基構所擬，跬步之地率從厚直得之。中命漆水公具疏，

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。乃以丁酉秋，庀徒蔵事，土木皆作，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。起佛祖大殿，即松為寺庭、法堂、丈室，丹碧相望。乃至安禪有寮，會食有筵，齋廚庫廄以次而具，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。漆水公慕說勝緣，復以為題榜，龍跳虎臥，雲煙動色。後五年，大覺退席，復以禪師德善繼之，提點相秀日有什一之助。鄉縣借力，竭蹶從事，故眾務益辦。道場峻潔，四眾安隱，粥魚齋鼓殷殷然川穀間，清安遂為燕北名刹。恩綸褒異，實權輿於此。

竊唯達人大觀，通天地人為一體。人於天地間，又同之同者也。元首股肱，古有成說，若民吾同胞，則至道學家乃發之。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，臣有幹蠱用譽之責，而民亦有職焉，特張頤待哺而求飽爾？古之任天下之重者，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已推而內之溝中。譬之群飲，一人向隅而泣，滿堂為之不樂，此特為名教言。至於瞿曇氏之說，又有甚焉者。一人之身，以三世之身為身；一心所念，以萬生所念為念。至於沙河法界，雖仇敵怨惡，品彙殊絕，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。道量宏闊，願力堅固，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。有為煩惱賊所嬈者，我願為法城塹；有為嶮惡道所梗者，我願為究竟伴；有為長夜暗所閡者，我願為光明炬；有為生死海所溺者，我願為大法船。若大導師大醫王，微利可施，無念不在。在世諦中，容有同異，其惻隱之實，亦不可誣也。惟公歷事三朝，再秉鈞軸，本諸仁以內養，發於誠而外見，吾儒之兼善，內教之利它，皆得之性分，自然廓而充之，有不期合而合者。參事業之既效，極材量之所至，必有深略遠圖，尊主庇民，躋之仁壽之域，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！

行臺叅佐諸公，以寺記見屬，故樂為之書。若夫有開必先，千載而一，臣能歸美以報其上，君能下下以成其志，炳燿乎典冊，揄揚乎雅頌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俟，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？故今所述，直以謹歲月云耳。

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

吾州跨西岡而城，而岡占城之半，是為九龍之原。《檀弓》志晉大夫之葬，直謂之「九原」。《水經》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，此其地也。岡勢突起，下瞰井邑，民居官府率無以稱，故作州者以廟學、道院、佛寺鎮之。道院舊傳為唐七聖觀。蓋天寶八年，玄宗親謁大清宮，上「聖祖玄元皇帝」尊號為「聖祖大道玄元皇帝」，高祖、太宗、高宗、中宗、睿宗五帝，皆加「大聖皇帝」之號。州郡立紫微宮，畫玄元像事之，五帝則列侍左右。杜工部《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》詩有「畫手看前輩，吳生遠擅場。五聖聯龍衮，千官列雁行」之句，為可考也。七聖云者，必增入玄宗、肅宗父子，乃得為七，是則此觀

其起於代宗朝乎？

玄元大殿規制宏敞，而古意猶在，知其為數百年物，至以魯靈光比之。玄元像則摶土刻木所成，巍然尊大，極天人之相，耆舊謂出於神人之手，宜不妄也。按玄宗起紫微宮，天下所同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。果嘗以七聖為額，是斥名矣，是以七聖為斷矣。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，尚肯以七為斷乎？意其本名紫微，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，輒改名之耳，舊門題曰「紫微」為可見矣。

其後觀有白鶴之異，復改白鶴觀。圖經無所見，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葺之，書於版記者如此。大中祥符二年，詔郡國立天慶觀，故白鶴又改焉。天水氏以軒轅為祖，起祠殿於玄元之左，撤太倉而立之，號曰明慶，堂宇亭榭、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，見於都官員外郎、知州事冉宗閔《明慶殿記》及著作郎、知平遙縣事、權通判杜岐公衍《列仙亭題詠》者如此。宣和末，金兵入郡境，並東城而南，觀以不廢。承平之久，道化大行，土木之役，歲月不絕，迨貞祐之亂，遂掃地矣。宣撫使劉公易起殿於明慶之故基，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元之舊，此興復之大凡也。

歲庚戌春二月，予還自鎮州，管內道士王守衝謂予言：「兵荒之後，吾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，先師撥土立之。計所成，不能前世百分之一，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。先師留語以《觀記》屬吾子，幸吾子不讓。」

予私竊慨歎，予年運而往矣，其所經見亦已多矣。曩予嬰年，先大夫挈之四方，十八乃一歸，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。每歲二月望，道家以為真元節，云是玄元誕彌之日。及其期，有鶴降此殿，多至十數，少不下三二，州人習以為常，皆先期延望，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。鶴既至，翔舞階庭，了不驚異。黃冠千里來會者，項背相望，如是三日乃罷。從是予兩見之，特亂後鶴乃不至耳。

此觀既經累朝崇飾，他道院莫與為比。位置爽塏，曠若人表，高齋坐嘯，可以盡山川之勝。古木蔽映，窗戶幽邃，屏障幾席剪焉無埃塵。岐公白子西之詩，高司戶子文之筆劄，孫內翰國鎮之文，往往在人口傳知。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，有蜀兩孫之風；張永淳天蓬四聖，毛髮生動，威重可怖，號為河東名筆，皆遊人過客之願見者。

食指既眾，以高業見稱者，行輩相及，而王姓為多。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、王道判洞真。百年以來，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，大用度王志常，志常度守衝。老師年八十，衣冠狀貌

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，每杖履出遊，路人為之斂容加敬。大用器量不凡，所與遊皆州里名勝。志常出農家，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，遇異人挈之而行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。後八年來歸，父母驚喜，疑其死而復活，遂度為道士。氣質渾厚，真受道之器。年近九十，以去冬留頌而逝，皆予所接見者也。

因為守衝言：「子之居人境俱勝，異事又多，垂示永久，宜無不可。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，道行淳篤，神觀開朗，予方質以所聞，撰《新興方志》。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，況於平生之言。」乃為記其事，且為長謠，以《招鶴》命篇，使並刻之，以為真元故事。其辭曰：

胎仙之來兮馭者誰？金支翠蕤光陸離。來幾時兮倏上馳，渺翩翩兮煙景微。藐姑射兮玉雪肌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。幡然棄我兮我疇依，去家千年兮丁令威。去何速兮來何遲，予鄉里兮今是非。玄元之祠兮松十圍，蒿蓬金碧兮更換移。南枝越鳥兮安故棲，子獨無情兮淡忘歸。趣雲裝兮莫予違，明年真元兮與子期。

太古觀記

全真師郝君，初自寧海來趙州，坐州南石梁下。六年，侄婿郭長倩為真定少尹，過州，問知師處，率家人致謁。師瞑目不為答，長倩夫婦流涕而去。州人始知敬之，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，不之許。及長倩赴召，乃往居之。師燕坐既久，心光內映，大《易》之學恍惚有神受之。其教督嚴揮斥，公人以為玄門之臨濟。間一二言休咎，如期而驗。道價重，聞達京師。衛紹王崇慶初，賜號「廣寧全道太古真人」，自是四方皆以「郝太古」目之。師東歸不五六年，而觀廢于貞祐之兵。歲丁酉，師之高弟范煉師自東原來，裴回遺址，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。

幕府參佐趙侯國寶之夫人冀氏，出奩中物直百金，起中殿、堂廡、齋廚，下及用器，無所不備，堂眾歲費亦時給之。

癸卯冬，予自燕都南歸，煉師館予於慶源道院，為予言：「冀今歿矣，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。子幸以文記之。」往予小功兄寂然，亦為全真道，予嘗問：「子之道奈何？」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：「全真家，其謙遜似儒，其堅苦似墨，其修習似禪，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。」予北渡後，從煉師遊既久，蓋以敬之之言為然。是家自皇統以來，起於丘、劉、譚、馬諸師，而郝君於諸師為方外眷屬。今《太古集》

所載言詞，往往深入理窟，其以古道自任，有不可誣者。世人知君之道蓋寡，冀特女士乃能知之，至捐所甚愛，為起庭宇，治場圃，若營其居室然者，豈以名取之乎？

冀氏龍山大族，名士京甫之伯姨。煉師說其誠實知義理。中歲授道書，即有所得。其尊師重道，蓋有所本云。

紫微觀記

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，即棄家為全真師，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，居冠氏之洞清庵。庵之制初亦甚陋，乞名于丘尊師，改號紫微觀，趙侯為之起殿閣，立堂宇，至于齋廚、庫廄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。歲乙巳九月落成，請予記其事。

予為之說云：古之隱君子、學道之士為多，居山林，木食澗飲，槁項黃馘，自放于方之外，若涪翁、河上丈人之流。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，以為列仙，陶隱居、寇謙之以來，此風故在也。杜光庭在蜀，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，乃踵開元故事，追崇玉晨君以配「混元上德」之號，置階品，立範儀，號稱神仙官府，虛荒誕幻，莫可致詰。二三百年之間，至宣政之季，而其敝極，黃冠之流，官給命書，以散郎與大夫之目，循歷資級，無別省寺。凡冥報之所警，後福之所開，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。始欲為高，而終為高所卑；始欲為怪，而卒為怪所溺。其徒有高舉遠引者，亦厭而去之。故自放於方之外者，猶一二見焉。

貞元、正隆以來，又有全真家之教，咸陽人王中孚倡之，譚、馬、丘、劉諸人和之。本於淵靜之說，而無黃冠禳之妄；參以禪定之習，而無頭陀縛律之苦。耕田鑿井，從身以自養，推有餘以及之人，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，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。南際淮，北至朔漠，西向秦，東向海，山林城市，廬舍相望，什百為偶，甲乙授受，牢不可破。上之人，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，著令以止絕之。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張者，故已絕而復存，稍微而更熾。五七十年以來，蓋不可復動矣。

貞祐喪亂之後，蕩然無紀綱文章，蚩蚩之民，靡所趣向，為之教者，獨是家而已。今河朔之人，什二為所陷沒，無淵靜之習，無禪定之業，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，則兼有之。望宣政之季，厭而去之之事，且不可見，況附於黃老家數以為列仙者，其可得乎？嗚呼，先哲王之道、中邦之正，掃地之日久矣！是家何為者，乃人敬而家事之？殆攻劫爭奪之際，天以神道設教，以弭勇鬥嗜殺者之心耶？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，顛倒錯亂，人與物

胥而為一也？不然，則盛衰消長，有數存焉於其間，亦難於為言也已！

侯名天錫，字受之。崇儒重道，出於天性，雖在軍旅，而文史未嘗去手。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《唐鑒》，至論釋老家，慨然以為知言，決非漫為風俗所移者。是觀之作，特以養志云。

年月日，河東人元某記。

朝元觀記

歲丁未春二月，梁煉師辨疑過新興，踵門為予言：「初，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，思問僑寓雲朔間。當是時，崒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略定，境內休息，頗與方外士周旋。所居衛村裏，白水出焉，侯愛其景氣古澹，有終焉之志，因以「清溪」自號，幅巾便服，香火晨夕。有薦思問於侯，若謂有所取焉者，侯即走書幣，猥以賓禮見招，握手而歡如平生，為之辟旁近西園，規作廬舍，以為談經講道之所。顧謂所親云：『他日道院成，與吾松檟相直，遠不能一里所，沒而有知，得神遊於此，足致樂也。』然未幾侯下世，才畢垣墉而已。今師歸自朔庭，悼先志未究，而尚冥福之可徼也，庀徒蔵事，土木皆作，蓋經始於庚寅之七月，而斷手於明年之六月。像設有殿，禳嶽有壇，講授有堂，賓御有次，下迨門廡庫廄，截然一新。又參佐部曲諸人，請為侯立祠，以致《甘棠》之思。眾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，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。文石既具，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、劉鄧州光甫之故，而為之記。」

予諾之曰：「侯之事固樂為道之矣。予聞黃老家黜聰明、去健羨之說，前賢以為大概與《易》道何思何慮者合，自年少氣銳者觀之，往往以墮窳不振為嫌。及其更事既多，閱得喪休戚者益熟，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。回視世好，若芻豢之悅其口者，或厭而唾之矣，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，奮迅於風塵之隙，而角逐於功名之會，伏屍流血，僅乃得之。大方之家，方以拱璧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彼功定天下之半，聲馳四海之表，且不能滿渠一笑，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？故雖文成君之豪傑，一旦自視缺然，願棄人間事，絕粒輕舉，以從赤松子遊，非自苦也。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，知名之不可久處，知權之不可不畏，而退之不可不勇，故慨然自拔於流俗，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。其所乏者，呼吸煉化，俯仰詘信，以適神而養壽耳。雖然，上方飛鳥之鳧，葛陂投杖之龍，世徒以神仙為疑，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！異時羽衣翩躚，過朝元之上，俯華表而語留，望五雲而翻翔者，汝庸安知其不為清溪翁耶？」

今師名鎮，字國安。始以父任作州，既而領兵千人，肄征西幕府，累以戰多，為大將軍所知。凡萬夫長出師，則命留攝軍務於太原。禹都孫仲陽，道風孤峻，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，與吾辛、劉交甚款。辨疑其高弟云。

望日，遺山真隱元某記。

清真觀記

修武清真觀，在縣北馬坊，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所建者。大定初，丘自東萊西入關，隱於磻溪，十數年不出，天下以為有道者。興陵召，赴闕，取道山陽，愛其風土之美，裴回久之，且謂其徒言：「在所道院，武官為之冠，濱都次之，聖水又次之。若輩得居於此，則與濱都、聖水相甲乙矣。」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，積以歲月，廬舍乃具。舍旁近出大泉，溉千畝，稻塍蓮蕩，東與蘇門接，茂林修竹，往往而在。太行諸峰，壁立千仞，雲煙朝暮，使人顧揖不暇。考之地誌，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。大安初，以恩例賜今名。貞祐丙子，丘命劉志敏來居。劉，縣人，丘高弟也，故聚徒至百人。興定庚辰之兵，觀廢。正大辛卯，志敏之徒冷德明者，復葺居之，今所食又千指矣。

歲甲午，予自大梁涘管聊城，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，介於幕府諸君，請予為記。房外樸而內敏，質直而尚義，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，因為次第之，並著予所感焉。

嗚呼！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，生聚已久，而未復其半，雖雖之與居，泯泯之與徒，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！嘗試言之。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，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，故為之立四民，建三綱五常。士農工賈各有業，父慈、子孝、兄友、弟敬、君臣嚴、夫婦順，各有守。九官而有司徒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典章、法度，與為士者共守之。天下之人耕而食，蠶而衣，養生送死而無憾，粲然而有文，歡然而有恩。於聖人之教也，若饑者之必食，寒者之必衣，由身而家，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，由不可斯須離，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，其是之謂教，而道存焉於其間。《傳》有之：「天祐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」道之行與否，皆歸之天。今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，寒者不必衣，而饑者不必食，蓋理有不可曉者，豈非天耶？如經世書所言，皇極之數，王伯而降，至於為兵火、為血肉，陽九百六，適當斯時。符堅、石勒、大業、廣明、五季之亂，不如是之極也。人情甚不美，重為風俗所移，幸亂樂禍，勇鬥嗜殺，其勢不自相魚肉、舉六合而墟之不

止也。

丘往赴龍庭之召，億兆之命懸於好生惡死之一言。誠有之，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。從是而後，黃冠之人，十分天下之二，聲焰隆盛，鼓動海嶽，雖凶暴鷙悍、甚愚無聞知之徒，皆與之俱化。銜鋒茹毒，遲回顧盼，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。父不能召其子，兄不能克其弟，禮義無以制其本，刑罰無以懲其末，所謂全真家者，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，殺心熾然如大火，聚力為撲滅之。嗚呼，豈非天耶！

六月十六日，前進士河東元某記。

通仙觀記

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，其地名八仙岡。丘阜連屬，於華蓋峰為近，而紫溪之水所從出，仙人燕君舊井在焉。開元中，敕置陽台宮，以居司馬煉師。近世乃於宮之左，別為通仙觀。通仙觀者，初為泰和道院，郝志樸實居之。崇慶癸酉，以恩例得今名，始大為崇建，堂宇、廊廡、齋廚、庫廄以次而具。歷兵亂，得不廢，今其徒袁守素主之。郝，平陽人，淳素有守，披荊棘、拾瓦礫，不階一簣之助，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。承平時，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，賓客之所食息，幾與陽台等，皆歡喜承事，無虛過者，而未嘗丐貸於富人之門，人用是重之。郝之後，有李存道義之。義之，曲沃人，童幼入道，通莊周、列禦寇之學，五經諸子亦所涉獵，妙於琴事，以自娛而已。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，而不以傳也。

戊戌之秋，予客濟上，守素為予言：「通仙之所度，勤亦至矣。不有以記之，則他日莫知所從來，吾二師者，亦將湮滅而無聞。敢再拜以請。」袁往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《老子章句》，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為介，故為記之。

予嘗究於神仙之說，蓋人稟天地之氣，氣之清者為賢。至於仙，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。黃、老、莊、列而上不必置論，如抱樸子、陶貞白、司馬煉師之屬，其事可考，其書故在，其人可想而見，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，渺翩翩而獨征者，其可乎？使仙果不可成，彼稱材智絕出，事物變故皆了然於胸中，寧若世之昧者，蔽於一曲之論，僥幸萬一，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？壬辰之變，人有得煉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，曰：「真元君周覽八極，天老相，風後侍，方明力牧常界，先昌宇從，六宮宮主悉以天眾會於天壇、雲台，論三洞秘文，普明法要。問答已竟，太一現深明輪間，雲軒羽蓋滿空界，山川雲

日黯無晶光。元真拜跪於齋壇之上，晻曖之際，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。」其始末大略如此。其《後記》云：「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，獲《真篆仙經》二品：一曰《元精》，二曰《丹華》，玩其真跡，味其經旨，乃知龍章鳳篆，與世筆殊絕，聖法仙經，暨凡文異軫。徒懷悵望，深恨不睹其人。然精習彌久，探賾淵微，希仿佛而已。又睹《真皇寶籙》，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，莫不遐年。逮及夏禹，以丹寶授益。事禹日淺，民不歸益而歸啟，自是帝王丹道遂止。劉君而下，又忘繼之者，可勝悼痛。維玉匱秘文，流運道氣而有升沉之期，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。余今不敢泄慢天寶，復藏之名山，以俟其人。」此《記》以歲月考之，知其往中岩時所藏也。

夫玄學之廢久矣，惟玄學廢，故人以學仙為疑。今夫居山林、棄妻子，而以黃冠自名者，宜若可望也，然叩其中，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，且不能知，況出世間乎？倀倀之與遊，憒憒之為曹，未嘗學而曰「絕學」，不知所以言而曰「忘言」，囚首喪麵，敗絮自裹而曰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」前所謂以俟其人者，果何所俟耶？抑有之，而予不之見耶？嗚呼，靈都真境自昔閟衍博大，真人之所往來，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，於此可以觀世變矣！因並及之，以為素隱行怪、欺世盜名者之勸。

十二月初吉，太原人元某記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